

鬱南文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鬱南縣委員會文史組編

5

郁南文史

第五期

(84) 窦其超

1986.6 出版

中国民主

郁南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政治协商会议

(44) 王志刚

(45) 陈玉生

震撼西江的郁南人民“四·一八”

四

(46) 唐文华

武装起义 政协文史组 (1)

(47) 陈玉生

回忆“四·一八”起义的一些情况

(48) 陈玉生

..... 美丽 (唐文华)

(49) 陈玉生

我参加“四·一八”起义的经历

专
辑

战斗回忆

..... 李荣开 (10)

“四·一八”武装起义之后 政协文史组 (14)

抗日史话

都城保卫战回忆 李希文 (26)

日寇进犯郁南纪略 卢扬新 (29)

历洞农民丘焜兄弟打日本仔

..... 丘树志 (30)

农民运动

北伐革命时期的连浦农民协会

..... 郭枝树 (32)

教育史料

郁南一中校史采撷 余焯棠 (36)

民国初期县城(建城)教育志略

..... 吴先辉 (38)

商业沧桑

连滩商业沧桑 郁南工商联史料编写组 (42)

话说连滩洋庄草席的兴衰

..... 张法英 (45)

史文湘湖

湖湘 地方特产

天马山甜桃.....陈其猷(48)

历史考古

邵阳考古两则.....李可祥(52)

老人话古

建城武功山岭茶亭.....陈良佳(54)

闲话邵南船.....王仁才(56)

读者·编者

读者来鸿.....刘伟杰 刘子健 朱渊华 黎曼青(59)

简讯.....政史(62)

编后话.....文史组(63)

湖湘人物

湖湘文化

湖湘学

湖湘文学

湖湘书画

震撼西江的郁南人民

“四·一八”武装起义

政协文史组

根据中共华南分局的指示，“由中共‘三罗’工委具体部署，郁南地下党组织的郁南人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武装起义，是郁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写下的光辉篇章。起义的成功，打乱了国民党西江反动派的军事部署，暴露出国民党营垒内部，‘众叛亲离’的现实，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奠定了‘三罗’武装斗争的基础，把游击战火点燃于粤桂边，为解放郁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起义的准备

一九四七年一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全党恢复武装斗争，“三罗”党组织根据省委“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部署，为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准备工作。

第一，加强原来由我党掌握的“白皮红心”的都城镇自卫排、桂河乡自卫班的武装配备，加派党员骨干。
第二，派出飞机到“三罗”地区的中心地带郁南河口建立交通站。

第三，派周立人等多人去广宁学习游击战。

第四，派孔令淦、徐文华到加益地区经营郁南、罗定、桂江边界，作起义后遇险活动的准备。

第五，加强通门、峡上等地下党的力量，开辟粤桂边界。

一九四七年八月，都南地下党在郁南县委决定派吴桐领导一支小分队到云浮的“三罗”地区开展武装活动，谭丕桓通知了云浮的麦长龙，把吴桐小分队带进云浮。以后谭丕桓又从郁南地下党中派出陈其荣等一批同志到云浮朱开小分队学习游击战争。

一九四七年冬，派郁南特派员黎百松到香港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武装斗争干部学习班。一九四八年冬，都南县爱国民主人士李光汉先生，在都南地下党的支持下，当上了“郁南县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主任，并负责组织“郁南县自卫大队”。都南地下党动员了一批原“桂常队”的战士掺了进去。此外，为了了解敌情，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党并派吴耀枢打进了莫汉的西江水上保安警察大队当大队指导员。同时，经党组织研究由吴耀枢同志出头，邀请了都城镇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其中有莫汉本人以及警所、庚戌中学、商会、各大行业老板等等，也有我地下党的同志参加，共同投资集股开设胜利酒家。名义上由莫汉当经理，“实际上成了我地下党联络接头的地点和活动场所。这时，墨子寨经组织决定回都城开设医寄所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加上为我地下党掌握了裕发行、成发行（牛栏）和德兴昌布衣店，不但地下党在都城有了多个掩护活动的据点，而且为党的活动经费筹集了一笔资金。

二、起义的部署

一九四八年二月，华南分局派唐章、李镇魁、黎玉、吴耀枢

工作，与谭丕桓一起组成“三罗”临时工委。同月，唐章秘密到都城，召集谭丕桓、黎百松、吴子熹、李永波、吴耀枢等开会，传达华南分局大搞武装斗争指示的精神。会议确定都南搞武装起义，还决定武装起义由谭丕桓直接领导，并把罗康的亲保纯调来郁南任副特派员，加强武装起义工作，并把武装起义时间初步定在五月六日。

在谭丕桓同志主持下，郁南地下党拟订了武装起义行动方案：以都城自卫队和桂圩自卫班为主力（共轻机三挺），加上通口、峡上、桂圩等地动员一批基本群众，以党员为骨干武装起来，负责秘密袭击驻都城的莫汉西江水上保安警察大队。同时，由吴耀枢冒都城镇长名义，约莫汉打麻将，乘机胁迫莫汉下令该大队全队缴械投降。在拿下都城后，当晚派出加强分队赶到县城（建城），协助李荣开掌握县自卫大队吃掉县城。同时，命令桂圩自卫班派代表到通口、峡上、桂圩派黎百松到通口，由李保纯到桂圩、峡上，吴子熹到地心负责武装起义准备。由吴耀枢、李荣欣两人分头在都城、桂圩筹集起义经费。

唐章同志从都城回云浮后，与李镇靖同志研究，指示朱井、戴苏两支队伍向郁南边靠近，以支持郁南武装起义。

三、起义的经过

当时我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情况：郁南县反动当局已有所察觉，派出特务四处活动跟踪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准备逮捕邹安青同志。地委党总支书记孔繁枝下令撤革都城镇长吴耀枢，都城第一中心小学校长杜晖的职务。同时扬言要撤去市助理的桂河乡乡长职务。根据这一情况，谭

丕桓同志在四月上旬召开了紧急会议，有黎百松、李荣欣、吴子熹、吴耀枢等同志参加。决定把武装起义的时间提前在四月十六日，并部署除连城支部及都城留下一党小组和秘密交通员外，都城、桂坪、通门支部的党员全部参加武装起义，所有应撤退的党员及家属在起义前必须陆续撤离都城。指派黎百松负责通门、李荣欣负责桂坪、吴耀枢负责都城、吴子熹负责罗旁沿岸等各地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三罗”临时工委派吴桐率领军事小组到桂坪参与指挥和组织武装起义。四月十五日晚，黎百松率领罗沙地区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三十多人，来到桂坪隐蔽待命出都城。同时，李荣开已秘密将县大队驻南江口一个班调到都城由吴耀枢调遣。四月十六日凌晨，吴子熹派周树桃带手枪队秘密由地心到都城。后来由于情况变化，举行起义的时间延期，周树桃奉命带手枪队于十七日返地心。大旱坪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谭丕桓由都城到桂坪，与吴桐、黎百松、李保纯研究决定，当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并把原来定为集中力量攻打都城的计划改变为把所有武装力量集中桂坪宣布起义（罗旁地区因时间紧迫，来不及通知）。当日下午，李光汉先生在我党的动员说服后，毅然决定随队参加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起义。

四月十八日晚，李荣欣、卢鉴埙带领桂河乡自卫班开始行动，包围国民党桂坪警所，缴了他们的枪械，动员桂坪群众，开仓分粮。当晚十时，李荣开带领驻县城的自卫大队五十多人由建城拉到桂坪（另由李荣开通知驻通门的县自卫大队第二分队往十九日到晚上集会），吴耀枢也带领都城镇自卫排及县大队的一个自卫班到达桂坪。几方面参加起义的地下党员及武装部队集中后，第二天（四月十九日）起义部

(根据吴桐、李荣开等回忆谈话整理)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三罗”党组织通知我参加豫南武装起义。时间很紧，我经都骑搭船到都城过先住旅店，见到谭丕振后，再和黎百松住在一起，接着转入楂坪。

郁南起义前，¹玉罗党支部的负责人唐章、李镇靖，²于一九四八年年初，先后回到云浮、都城具体部署组织起义。

在此以前郁南特派员谭丕桓、副特派员黎百松亦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曾在云浮举办过军事训练班，为武装起义在思想上、部署上做了准备。都城的德兴酒店就是我党为筹备起义筹划活动经费的经济据点，由刘俊英负责；特派员孔令淦、徐文华到加益、普宁一带组织交通据点并准备武装起义后有迴旋余地。原来唐肇是准备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闹起义的，但由于我们的人员频频来往桂圩，敌头恩宥所察觉，国民党郁南县长孔繁枝已撤掉都城镇中心小学校长杜晖和都城镇镇长吴耀枢的职务，还扬言要撤掉桂河乡乡长卢鑒培的职务（以上均是中共地下党员）。孔繁枝曾打电报给桂圩的李光汉，询问桂圩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被李光汉巧妙掩饰过去。那是一个讯号，起义时间不能不提前，“署则起义就有夭折的危险。我就在这个时候奉‘三罗’工委指示，从云浮到郁南参加起义工作的。

到郁南后与谭丕桓、黎百松共同研究，觉得以前虽然做了大量的起义准备工作，但是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去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国民党民主派、前任郁南县参议会参议长李光汉先生争取过来，参加起义的行列，另外为了加强起义部队的实力，还须派交通员到云浮让曾计满带一个机枪班赶到桂圩来。针对郁南当时敌我的情况，原定四月十六日起义，后又延迟到四月十八日。这天，我按谭丕桓同志的指示，以党代表、军代表以及李镇靖同志的代表身份正式与李光汉先生会谈。在此之前，黎百松同志曾和他谈过，但李光汉先生表示：我现在不起义（因为李光汉先生要冒生命和被抄家的危险，对起义犹豫是不奇怪的）。我针对他的疑虑，对他说，我是代表党和军队来谈的，是李镇靖派来和你谈的。桂圩江

都城起义势在必行，李崇欣是共产党员一定得参加，你是他的父亲，而你留在桂圩，国民党会放心吗？我们是从你的安危角度来考虑的。当时他还想观望一下时期。他说：「你讲的也有道理，但現在“狼眼龙”（指刘伯承同志）还未过江嘛……听说如果过了江，“解放军打到这里来”，那就不需要搞起义了。你也是军人，相信会理解的。现在；另从你自身利益和大局出发，都必须立即写信给李崇开（李光汉先生小儿子），当时任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一定要他在晚上两点钟以前迅速带领队伍赶到桂圩集中，然后转移。那天我们一直谈到午夜时分，他才果决地接受我的意见，毅然决定参加起义，并亲笔写信给“开仔”，马上派人送到都城。李崇开当日晚上便率部把队伍拉到桂圩集中。如果没有李光汉先生这个关键人物这一着，县自卫大队就不能拉出来。

另外，当晚李崇开带队伍奔到桂圩，吴耀祖也带都城镇的队伍到了桂圩集中。黎吉松率领的队伍和桂圩的自卫班已先缴了国民党桂圩警察的枪支，并且桂圩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第二天上午，起义队伍一起拉到城上。李光汉先生坐轿子随起义队伍行动，我帮着警卫步行，一直陪着他到城上。我们起义时，李镇靖、朱开同志分别率领两支队伍在连滩、河口又与桂阳部队（后来接了李光汉先生到西山隐蔽，直到罗定解放，李光汉先生随军进入罗定时不幸肝溢血逝世）。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安全，怕万一他受到损害影响不好（因为我们往鹤山就有这样的教训，秦炳南在金刚起义，结果在凤凰山战斗时被俘，影响很不好）。我起义队伍到了城上集中，进行改编，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三罗’总队”，总队长是李镇靖。因为打仗时他当过“郁南民众抗日指挥部”的参谋长，又是郁南人，在地方上号召力量比较强。我是没

和任何名义的，不过当时实际上负责军事工作。我们在加紧搞武装活动，一直也是用他的名义。“三罗”总队名称是我和中共“三罗”临时工委商量确定的。它的含义是它包括当时罗人云、郁三县的部队。因为粤中纵队派了一个小分队到“三罗”，并在云浮的富林打响了“三罗”武装斗争第一枪，正式向国民党发出武装进攻，当时只用了“云浮人民自卫队”这个名称，不敢用太大的招牌，怕树大招风。也就是说我们挺进“三罗”只在边缘建立了一个桥头堡，揭开了“三罗”武装斗争的序幕。而郁南人民“四·一二”起义才真正踏入了“三罗”腹地，队伍的规模可说大大一些，这是取“三罗”武装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升天”余部同当地人要关郁南人民武装起义使敌人一片慌乱，打乱了他们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方面，督战队是，督战队在郁南起义前冬，国民党西江第三专员公署专员陈文搜罗了全部西江地区的兵力，集中在德庆准备扫荡西江北岸的粤桂边纵队支队。但是郁南人民“四·一二”起义是一个晴天霹雳，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急急忙忙调转枪头立即从德庆将所有部队抽调来镇压郁南起义，这样我们便承受了很大的兵力，不久这个陈文和国民党郁南县政府县长孔繁枝因郁南人民的猝然起义而辞职下职。政大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把“三罗”地区专门划一个专区，委任谭启秀做专员，可见郁南起义及其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郁南县界，给国民党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香港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出郁南的“士绅造反”、“秀才造反”的消息。这无疑是说，国民党“三罗”地区不但在军事上失败，而且在他营垒内部也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这次起义，有国民党郁南县参议长余参议长、县自卫大队长李光汉先生、学者卢鉴明先生、都城

镇镇长吴耀枢、桂河乡乡长卢鉴埙、郁南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李荣开等参加。对我们来说，则是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在我接触所有的统战对象中，李光汉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一个。在西江流域，好象李光汉先生这样有地位的人并不少，但是能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能够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只有李光汉先生一人。我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毁家纾难”，讲这四个字并不难，但要知道他的含义，就要好好回忆我们的历史。就以李光汉先生来讲，他有那样的社会地位，有那样的家庭，有那样的生活条件，能够毅然参加起义，如果没有极大的胆识，极大的勇气，那是做不到的。当时在这样仓卒急迫的情况下，这样大的家庭，如何处理呢？李光汉的大儿子一下子躲到梧州避难；二儿媳（李荣欣的妻子）带着孩子躲回娘家，女儿李婉芳后来被捉，李光汉的故居被国民党烧毁了，这是真真正正的叫做“毁家纾难”啊！

（根据吴桐同志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回忆和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讲话部分内容摘要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不能忘记李光汉先生的品质，他过去“毁家纾难”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常常想起他那句名言：“共产党好比种子，如果人民不接受，那就等于没有种。”我常常想起他那句名言：“共产党好比种子，如果人民不接受，那就等于没有种。”我常常想起他那句名言：“共产党好比种子，如果人民不接受，那就等于没有种。”我常常想起他那句名言：“共产党好比种子，如果人民不接受，那就等于没有种。”

我参加“四·一八”起义的经过

我在中共郁南县地下党领导下，带领郁南县自卫大队参加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郁南人民武装起义，经过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县自卫大队成立的背景

一九四四年冬，国民党郁南县政府成立一个名叫“郁南县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的反共组织。这个委员会下属的武装，名称叫“郁南县人民武装自卫大队”。

郁南县政府在成立“戡乱委员会”时，曾有过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这个委员会下属自卫大队长人选问题。因为谁掌握了这个自卫大队的武装，谁就有一定的实力。当时“戡乱委员会”的主任是李光汉先生担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和中共地下党有过合作的历史。从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活动至一九四四年成立的“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中共地下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李光汉先生都曾给予有力支持。他在担任“戡乱委员会”主任后，对掌握这个“自卫大队”的武装问题，作为他个人来说是势在必争；作为中共地下党方面，从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出发，也暗中给予大力支持。因此，在争取县自卫大队控制权方面，李光汉先生得到了中共地下党已打入国民党乡镇政权当乡长、镇长的卢鉴埙、吴耀枢、周文焯等支持，同时也

取得南部片县参议员谢桂生及其他有进步倾向的乡、镇长的支持，挫败了其他国民党人企图掌握自卫大队的行动，“郁南县政府终于任命了李光汉先生兼任自卫大队长。李光汉先生于是委任我（李光汉先生的小儿子）担任副大队长，并负责组织自卫大队事宜（初时先成立一个中队）。我向县政府领到六十七枝步枪，一挺日式机关枪，另外，我又从自己家中拿出步、手枪十八支，统归我大队第一中队使用，总共有二百一十多支。第一中队下属两个分队：第一分队队长李洪芳，第二分队队长李舜湘。第一中队成立后，各乡相继成立一个小组。这些小队枪枝人员，其由各乡造具名册上报到我大队部就算归队，枪均在下面。这些就是自卫大队的组织人员、装备情况。中队的训练由我来负责，由我训练，由我领导。着重大队成立后，就在县城（现建城）搞军事训练。大约搞了三月三个多月，就进入了一九四八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鼓舞下，战略反攻已取得了巨大胜利，东北地区已经解放，西北、中原解放区得到扩大和巩固。国民党被迫采取分区防御方针，四处抽调兵力集中于战略要点。广东兵力空虚，各地人民纷纷起义，西江上游德庆县在中共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处于危机四伏之中。是年三月郁南县政府采取了加强防范的措施，指派我大队第三中队第一分队的一个班到南江口看守粮仓，又派第三分队到通门头村驻守。如果我带着剩下的队伍，则留在县城“待命”。要政府还命令我搞夜间演习，其意图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自从南江河百里

三、起义前夕

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有一次在都城裕发街

机），我的哥哥李荣欣同我谈论当时的形势，又谈到本县地方上两派斗争很激烈，问我清楚不清楚这两派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接着他又进一步介绍了当时各地学校师生及开明人士纷纷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情况。荣欣虽是我的哥哥，但却不知道他早已是共产党员。他一向对我是十分关怀的，从各方面帮助我，在我心目中他是有见识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初，吴桐来到楂村，作为我父亲的客人住在我家里。闲谈中，他也跟我谈及当时的形势，历数国民党的腐败，暗示了我们应走那一条路的问题，这件事我也曾同我父亲商量过。他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分析，倾向孟李荣欣、吴桐等人的看法，对国民党的腐败也认为是无可否认的。在两种政治势力你死我活斗争面临尖锐化的时刻中，他正在深思熟虑……。四月十二、十三日，李荣欣邀约谭丕祖、吴桐、李保纯到我家，在我家书房商谈有关武装起义问题，我也被邀参加。当时大家认为，武装起义前首先要侦察好敌情，弄清敌人兵力位置。初步商谈了三个设想：

- 1. 第一个方案是集中力量消灭莫汉的水警大队部；另外，在县城（建城）消灭驻扎北楼庙的一个警卫排。当时部署是由吴耀枢掌握的都城镇公所自卫排和我掌握的自卫大队驻都城的一个班，加上吴桐带来的武工队十多人，负责消灭莫汉大队部；我掌握的县自卫大队驻县城的第一中队则负责消灭国民党县政府警察中队驻北楼庙的警卫排。
- 2. 第二方案是，由我掌握的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加上都城政黎百松率领从通门来的人，一起到建城消灭北楼庙的警卫排。
- 3. 第三方案是，如以上两方案的条件不够成熟，危险性过大，则把我们已掌握的武装队伍拉走。

商谈以后，我便返回县城，听候差遣。

三、参加起义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八时许，我收到了李光汉先生专程派龙岗老大（李天培）送来的条子，条子上这样写的：

“钦定本晚十时起义，父谕。”我接到条子后，立即通知干部、队员，讲明有要事，准备出发。另派人通知在县一中教学的堂兄李希邺及在校读书的妹妹李婉英马上来我大队部；再一方面通知驻通门的第二分队立即返峡上（现罗顺区）江咀村集中，并布置警卫班张启广等入到西门外剪掉县城通往都城的电话线。这些事布置完后，另派出一部分战士警戒县城通往桂圩的路口，以防万一。到了晚上十时，我即把队伍拉到桂圩。

我们队伍到达桂圩时，卢鉴坝带领起义的桂河乡自卫班，已把国民党县政府派驻桂圩搞征兵的几个警察缴了械。几支起义队伍汇合后，即打开了桂圩粮仓，发动群众彻夜分粮。次日早上七时，起义队伍即向峡上进发，当时我所带的县自卫大队只有五十多人，因为二分队在通门，只派人通知他们到峡上江咀村集中，另驻南江口一个班，先已通知他们到都城和吴耀枢队伍汇合在一起开来了桂圩。我们各方面起义的队伍到达峡上后，又打开了峡上的粮仓，分粮给农民群众。当时起义队伍共三百多人开了一个大会，由吴桐同志主持，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三罗’总队”。我们在峡上住了一晚，即挺进通门。国民党通门乡公所自卫队见我们到了十二级岭，便匆忙逃跑了。我们又开了通门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然后再转入罗沙。是时收到情报，说国民党方面莫汉的水上警察大队，县政府的警察中队已随尾追来。我们到了罗沙住了两晚后，又经通门转回桂圩，这时

莫汉率领的反动队伍又尾随转来桂圩。四月廿四日下午四、五点钟，我敌双方在通门和平全交界的薄刀界地方碰上了，双方开枪交火了一阵，彼此都无伤亡，我们为了保全实力，立即转移到卢鉴坝的山寨（新寨与冷水之间的地方），莫汉的反动队伍也就收兵回都城去了。

从此，我跟随起义队伍渡过了近二年的艰苦岁月，参加了数次的战斗，直至郁南解放，经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考验。

（根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李荣开同志口述录音摘要整理）

“四·一八”武装起义之后

政协文史组

郁南人民一九四八年四月半八日武装起义胜利后，“三罗”党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三罗”总队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结合我“三罗”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灵活机动实行游击战。自当年四月下旬起义队伍摆脱敌人围追堵截之后，我总队为了缩小目标，以利机动灵活行动，决定兵分两路：主力继续挺进西山与“三罗”总队汇合，另一路转回桂圩一带活动。现根据当年参与起义或战斗的指战员的回忆，简述一九四八年四月至年底在郁南境内的六次斗争，缀字成文，俾可知当年郁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艰难与曲折，而史料亦可不致